

◎ 水龍頭

回到家，扭開水龍頭，看自己的眼淚在水槽跳舞。啊！我已經這樣活著 40 年了。

水龍頭釋出悲傷的流質，是我的還是房子的眼淚？「我已經這樣活著 40 年了。」
水龍頭對我說。

——自由時報·自由副刊 1998.09.11

◎ 盒子

深鎖在抽屜的那個盒子，我知道，收納了從小到現在曾經立下的志願。現在，它
呈現臃腫的形貌，都是累積起來的悔恨。

夜裡，盒子漂浮起來，「我肚子裡的志願都餓了，我包裹著它們，我也餓了。」
盒子傳來顫抖的聲音。

——自由時報·自由副刊 1998.03.02

◎ 憂鬱之傷

你形同無形的根據，終於逐漸喪失原已不明顯的輪廓。你是沒有強效的潔淨粒
子，對於憂鬱。

他悄悄的搬進他的新房，你的心房；於是我開始添置家具：憂鬱的方桌憂鬱的搖
椅憂鬱的地磚憂鬱的壁櫥憂鬱的 100 燭燈泡憂鬱的沙發抱枕憂鬱的水族箱憂鬱
的電視機……

你遂在憂鬱的鏡前，憂鬱著你憂鬱鏡前的憂鬱，並且堅決。

——台灣時報·土地副刊 1997.09.24

◎ 青春

胃裡總是糾結著，關於時間的許多想像。這種想像不斷腫脹著，一旦竄到心裡，就演成了買醉的情節。

因此，青春常是無辜而微醺的。

——台灣時報·土地副刊 1999.04.28

◎ 椅子

反抗仍是坐而言不是起而行，因為世界，仍是一面生瘡的屁股。

宿命仍來自於承受。不斷的承受。站著就能革命嗎？緊貼著我的那些成功的屁股，都這麼說。

——台灣時報·土地副刊 1999.04.22

◎ 字典

「請不要隨意翻動我。曾經吞嚥了太多部首，金木水火，巍峨沉重，我已經無法分辨，世界的高矮胖瘦。」

「請不要特地告訴我，曾經遺忘的昨日種種。那麼擁擠，那麼朦朧，我已經無法分辨，生活的善惡美醜。」

字典為了收納太多歧義而煩惱。
我為了隱藏太多心事而悲傷。

——自由時報·自由副刊 2001.03.03